

邱华栋
著

青烟



文化艺术出版社

邱华栋 著

青烟



中南大学
图书馆藏

文艺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烟/邱华栋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1

ISBN 7-5039-2477-2

I.青… II.邱…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2739号

青 烟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喻 静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477-2/I·1152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上卷

1 贾婷

离大海只有几十公里、被苍莽的小山和起伏的丘陵所怀抱着的云海市，看上去像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地方，一个安静的世外桃源。从远处看，环抱云海市的山峦和丘陵上，种植的都是果树和茶树，因此天地之间一片苍翠，连风都充满了植物好闻的清新气息。这里雨水充沛，气候湿润，因此庄稼水果农作物的长势喜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里经济发展很快，一年四季花开不断，水果飘香，荔枝、龙眼、菠萝、枇杷、香蕉、甘蔗等等各色水果接连上市，加上两季水稻和丰富的海产，云海市真可以说是一个鱼米瓜果之乡。

但是最近几年，这里的风的味道变了，那种好闻的气息忽然消失了，代之出现的，则是一种呛人的气味。这是怎么回事儿？

按说云海市地理位置优越，物产资源丰富，这里的人应该不怎么花费力气，就可以过上好生活，可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有些人为了赚钱，开始想了一些捷径，他们似乎不愿意

像过去那样，修理地球伺候庄稼水果了，干农活儿的钱，似乎来得太慢了，他们找到了另外的生财之道。

那种在云海市的上空弥漫着的呛人的气味，是一股子很难消散的烟草气息。这里本来是不产烟草的，可是怎么有了这么呛人的气味呢？

原来，这个东南沿海的县级市，在最近一些年，已经成了在全国都闻名的制造假烟的地方了。只要是市场上出现的名牌或者好卖的卷烟，没有几天，这里一定会假冒出来，并且迅速地大量生产，然后很快就运到了全国各地。

和真烟进行市场竞争的假烟，因为成本低廉，价格也低廉，所以在全国市场上十分畅销，开始冲击真烟所占有的市场了。

假烟在云海市的生产，最开始就影响了云海市上空弥漫的清新的空气。当假烟那呛人的气味开始弥漫在云海市之后，很多人发现，不仅过去那种好闻的清新空气消失了，而且植物果树的叶子，也开始蔫巴了。呛人的气味不仅使人感到了憋闷和难受，也使植物感到了不适应。

芭蕉叶子上出现了一些黑色的斑点，然后很快就腐烂脱落，芭蕉于是成了光秃秃难看的光杆儿。水稻得了怪病，全部在水田里歪七扭八，不成样子。你摘一个稻穗揉开了看，稻粒已经黑死了。

不仅仅是芭蕉和水稻出了问题，别的一些植物，都多多少少地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有的在不该开花的季节开花，有的则在不该结果的季节结果，结的果子全部都很苦涩，根本就没有办法食用。

反正植物的生长规律一下子紊乱了，植物的世界疯狂了。

奇怪的是，一些可以食用的果树和农作物都得病了，但是有的植物却繁殖得非常快。一种青色的茅草就是这样。这种茅

草仿佛是一夜之间在云海市出现的一样，它们顽强不息地从各个地方钻出来，从大街上、墙缝里，从天花板上和帐篷底下，从阳台上和汽车的发动机里，从电视机和洗手间的马桶里，总之这种茅草疯了，它们从任何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匪夷所思地生长了出来。

不光是这种茅草疯狂生长，蜗牛也在加速地繁殖。虽然没有下雨，可是云海市到处都是蜗牛在爬行，而且到处都是它们爬行过去之后留下来的闪亮的痕迹，在太阳的照射下，一边发出了腥臭的气息，一边古怪地熠熠生辉。老鼠、蝙蝠、乌鸦、蚊子、苍蝇都在愉快地大量繁殖，天黑了之后，就是这些动物的天下了。

云海市的人们慌了，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开始和坚韧的青色茅草作战，用热水、火、铁铲和手进行清除茅草的行动；他们和繁殖得非常快的蜗牛、老鼠、苍蝇、蚊子作战，燃烧起一种艾草，用艾草的难闻气息熏走它们；他们白天晚上都和那些黑压压的乌鸦蝙蝠斗争，用枪驱赶它们，用恶毒的语言恐吓这些不祥的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对峙，它们最后终于退却了，退到了附近的山峦上，慢慢地消失了。

贾婷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云海市的。

一天上午，她直接开着一辆宝马740轿车，来到了云海市国营飞龙卷烟厂。她戴着墨镜，在这家濒临倒闭的国营卷烟厂门口，下了宝马轿车，袅袅婷婷地向卷烟厂的洞开的大门走了过去。

卷烟厂的门卫是一个年轻人，他走出来拦住了她：“小姐，你找谁？”

贾婷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我找沈厂长。”

年轻人撇了一下嘴：“我都好多天没看见他了。厂子已经

停产了，工人都暂时回家了，现在厂子里面没有人，就只有我一个看门的。”

“你去把沈厂长给我找来，告诉他，贾婷来了。”

年轻人笑嘻嘻地说：“贾婷？贾婷是谁？没有听说过，这里有电话，还是你自己给他打吧。”

贾婷没有说话，直接到传达室，给沈厂长打了电话。然后，她坦然地站着，翻阅一本杂志，不理睬门卫。

门卫在外面，不好意思进去。他透过窗户的玻璃，看见贾婷漂亮颀长的背影，觉得似乎在电视上见过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沈厂长在外面惹的骚货？她一定很有钱，要不然，怎么能够自己开一辆宝马？俗话说，“坐奔驰，开宝马”，这个女人的钱，一定是来路不正。门卫在胡思乱想着，他平时闲极无聊，天天看电视。现在，电视上都是一些漂亮女人在招摇，就是到杂志亭买个杂志，几乎所有杂志的封面，也都是狐狸精。他妈的，现在真是漂亮女人的天下，狐狸精的天下，她们只要是漂亮的，就能够纵横天下，不像我，一个精壮的大小伙子，烟厂倒闭了，我只好从生产一线下来看大门了。

这个漂亮女人打完了电话，没有五分钟，门卫看见沈厂长已经气喘呼呼地出现在了工厂的门口。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骑着的自行车上下来，跑到了传达室，见到了这个女人，似乎特别的谦恭，点头哈腰地和她说话。

门卫没有听清楚沈厂长在和这个女人说什么，但是从沈厂长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女人的地位比他高多了，根本不是门卫刚刚猜想的那样，是沈厂长的情儿。

门卫有些惶恐了，莫非这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女人，就是传说中要来拯救基本倒闭的国营飞龙烟厂的新厂长？看看他们要出来，他赶紧把传达室的门打开，这个叫贾婷的女人跟在沈厂

长的后面出来了，表情很淡然，而沈厂长根本就没有看门卫一眼，而是俯首帖耳地转身对这个女人说：“贾董事长，我们到办公室谈吧。”

贾婷笑了一下：“听说你自己都好久没有进你自己的办公室了，是不是啊？”

沈厂长的脸红了一下，他狠狠地瞪了门卫一眼，门卫这才觉得闯下了一个小小的口祸，不禁有些惶恐了。

然后，门卫看见他们两个人向厂子的里面走去。“我操，贾董事长！哪里来的贾董事长呢？”他还是有些疑惑，进而又有些兴奋了。毕竟，有个漂亮女人来当领导，看来厂子肯定要有转机了。

贾婷被沈厂长领到了办公室。果然，办公室的桌子上，至少有一厘米那么厚的灰尘。沈厂长的个子又瘦又小，他对眼前的环境感到了羞愧和不安，尤其是在跟前的这个浑身散发着一股他前所未闻的高级香水气味的年轻漂亮的女人面前，就更加局促了。于是，他连忙自己动手，找来了一块抹布，手忙脚乱地擦着桌子和椅子，脸上的汗水已经滴答滴答地掉了下来。

贾婷笑了：“行了，沈厂长，你不要擦了，咱们可以站着说嘛。”

“那怎么能行？贾董事长，您毕竟是新领导啊，怎么可以叫您坐到处都是灰尘的椅子呢？”

“沈厂长，很简单，我来了，可是代表东盛集团的大笔资金的，烟厂的名字也要改成‘东盛飞龙烟草公司’了。我是公司的董事长，老沈，你就不是厂长了。”这个时候贾婷看见沈厂长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她知道他在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心害怕，为自己的命运感到了惶惑。

“我我不是厂长了？我我——那——”沈厂长有些慌乱了。

男人一旦在事业上没有位置，那他的一切都要垮掉了，眼前的这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这个沈厂长就是这样的，不能说他无能，只能说云海市的假烟制造太厉害了，没有几下子，就把已经有了二十年历史的国营卷烟厂给打败了。

她微微地一笑：“老沈，你虽然不是厂长了，但是你是新公司的总经理，仍旧负责一线的生产和日常的管理。老沈，你是老烟草了，我过去是时装模特，后来在东盛集团担任总经理助理，主要是搞外贸的，根本就不懂烟草这个行当，今后咱们烟草公司的工作，还是要靠您老沈了。”

沈厂长突然觉得十分激动和冲动，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他得知自己仍旧能够担任总经理的狂喜，也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激，新的公司没有抛弃我！没有遗漏我！没有忘记我沈鸿儒辛辛苦苦地支撑飞龙烟厂十几年的功绩，好啊！没有忘恩负义！那今后我拼了老命，也要为新的烟草公司效力了。

贾婷知道他的心情：“老沈，我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来的，虽然代表投资方东盛集团，但是我首先要倚重的人，就是你啊！我知道，你辛苦支撑这个烟厂到今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是云海市假烟现在这么猖獗，全民造假，那谁在云海市当国营烟厂的厂长，都不行的。”

沈厂长觉得贾婷的话简直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了。这个年轻的女人不简单！她懂！什么都懂！但是必要的时候，他还是要会谦虚的。“可是，烟厂的这个局面，我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有东盛集团在后面撑腰，派你来了，我就塌实了，烟厂有钱又有了人，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的？董事长，只要你发话，我就可以在几天之内，立即叫这个烟厂运作起来。现在烟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在家里都呆了快一年，他们大都是技术娴熟的好工人，可以立即上岗。”

贾婷说，“好啊，烟厂过去的资源，我们还是要尽力使用

的。不过，关于烟草生产方面，我这里有一个整体的方案，和过去的思路已经不一样了。”贾婷从自己随身带着的红色皮包里面取出来一叠子文件，交给了沈鸿儒：“老沈，来，咱们坐下来慢慢地研究。”

沈鸿儒把文件接了过来，他的手有些抖动。看来眼前的这个女人确很不简单，她已经有了全部的、成套的想法了。他匆匆看完了这个文件，他知道了贾婷的基本思路。“我明白了，你是要咱们专门生产女士香烟，那，我们过去的烟草品牌‘飞龙’，就全完了？根本就不再生产了？”

“对，我们不再生产‘飞龙’了。虽然‘飞龙’是我们省烟草的一个品牌，但是你看现在云海市的造假分子们，都可以生产出来全世界任何有名的品牌的香烟，你一个‘飞龙’又算什么呀！”

沈鸿儒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对对，董事长，看来我们是要转型了。我们早就应该转型了。”

贾婷从自己的红色皮包里又拿出来一样东西，原来是一盒蓝绿色、包装十分精美的颇长的女士香烟，是一个国外的著名品牌。她自己从里面拿出来一根，又把烟盒递给了沈鸿儒，要他也从烟盒中间自己拿一根，一边朝他微微地、迷人地一笑：“对呀，老沈，你抽抽这个国外的女士烟。现在时代变了，女人抽烟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要生产女士香烟了。这个香烟的品牌，就叫做‘挚爱’。”

“‘挚爱’？这个牌子很很——很好听，可是不太像是烟草的品牌名称。”

贾婷笑了，“是不是像是一种女士内衣的品牌名称？老沈啊，你的观念要与时俱进啊，告诉你，还有一种啤酒的品牌叫‘痛苦’呢。现在一些形容词都可以当作商品的品牌了，那女士烟叫做‘挚爱’，又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挚爱，女人的心

爱，男人的最爱，大家的疼爱，这个名字好！”

沈鸿儒觉得自己的脑筋的确有些落伍了。他有些说不出话来。看着眼前的这个谜一样美丽漂亮的女人，空降到了这个已经衰朽的国营烟厂来，沈鸿儒觉得自己简直是在做梦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烟厂改成了烟草公司也好，今后只是生产女士香烟也好，烟厂算是马上要起死回生了，这样大家就都有饭吃，那些下岗和待岗的工人，就都可以回来当烟厂的职工了。这有什么不好的？

贾婷马上又掏出来一盒细长的香烟说：“老沈，你看，这种叫‘七彩’的香烟，里面的香烟有七种颜色，烟丝中间还加了香料，抽起来有橘子、柠檬等各种味道呢。”

老沈过去没有见过这个牌子的香烟，他实在是觉得有些惭愧了，从“七彩”的烟盒里面往外拿烟的手很不自在。于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问贾婷：

“董事长，‘飞龙’看来是落伍了，再说，云海市的假烟制造者，都不愿意仿冒。它早被假烟给打垮了。女士烟当然是一种出路。这个‘挚爱’口彩很好，女士一定会喜欢。那咱们的烟草公司，预计什么时候正式开工生产女士烟？”

贾婷把正在燃烧的、散发着一股女士才喜欢的幽雅生动的薄荷味道的香烟，在烟灰缸里面给摁灭了。“老沈，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最好是三天时间，所有的工人都给我上岗，可以吗？”

沈鸿儒激动了：“好，董事长，我看最多一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了！”

贾婷起身了，“沈总经理，你也不要麻痹大意。要认真组织恢复生产，工人也要重新组织培训。不过，从现在起，咱们就算开始工作了。我先回荔都市一趟，把这边的情况给东盛集团的总经理汇报一下，咱们很快就开始生产了。”

看着贾婷自己驾驶加长型宝马740轿车潇洒地远去，沈鸿儒和门卫丁壮都有些发呆。这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场景，使两个人一时都有些恍惚。是丁壮先回过神来：“沈厂长，这个女的，真是很神气，很古怪，也很漂亮。她到底有什么背景没有？怎么一来就是咱们新的董事长？”

沈鸿儒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丁壮刚才怠慢了贾婷的事情：“他妈的，你懂个屁，人家代表本省最大的外贸集团东盛集团，是出钱的。你小子就是不长眼睛，是不是刚才冷落人家了？对了，今后，你不要再叫我厂长了，我今后是总经理了，你就叫我沈总吧。”沈鸿儒转而有些欣慰，“不管怎样，我们的厂子要起死回生了，马上可以生产了，丁壮，你又可以到一线担任车间主任了，你高兴不高兴？”

“我高兴！当然高兴了！”丁壮几乎都要跳起来了。“沈总，咱们有救了？！”他们都看见，贾婷的车子转眼之间，已经拐弯上了公路，消失不见了。

“有救了，当然有救了，一个月后，你小子就可以领工资了。”

在通向荔都市的高速公路上，宝马车在迅速地疾驰着。车外面，可以看见飞速向后面移动的风景，起伏不定的连绵的绿色丘陵，甘蔗林和龙眼林。

车上，贾婷用带耳机的手提电话给人打电话：“干爸，我已经‘空降’到云海市飞龙卷烟厂，正式和过去的老厂长见面了，我准备给它来个翻云覆雨，叫这个老烟厂很快就有新的面貌。”

耳机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性的声音：“好啊，婷婷，你的振兴飞龙烟厂的方案很好，我正在看呢。不过，只有你一个人

到那里，今后看你的了。东盛集团那边的事情，你现在就不要管那么多了，专心地把这个烟厂给搞好。过一个星期我去荔都市，到时候咱们再见面吧。”

“干爸，我现在很想你，恨不得早点到你的身边给你点烟呢，我就爱摸你刚刚刮过胡子的脸上那些扎手的胡子茬。”贾婷这个时候成了一个撒娇的女人，和电话中的“干爸”在百般撒娇。

汽车消失在一片浮动的水气中，一只蜥蜴在路边上等了很久，它扭头看着宝马车消失，赶紧扭动着身体过马路，没有想到被一辆嘶鸣着快速奔跑过来的大货车一下子给碾成了肉泥。

白底红字的东盛飞龙烟草公司的牌子，很快就替代了原先的白底黑字的飞龙卷烟厂的牌子。而且，工厂立即就恢复了生机。

他们生产五种颜色的“挚爱”牌女士烟，这种烟的烟身细长，很瘦，像是钢笔一样，口感和手感都特别好。

工人们都很努力地工作，带领他们的就是贾婷。贾婷使这个老厂子重新迸发出来了生机，她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新技术和新观念。她和手下的人相处都很好，一些女工开始模仿贾婷的打扮，她的到来，甚至在烟厂掀起一个时尚小潮流。

贾婷很努力地工作，她就和很多工人一样，吃住在厂子里，晚上也睡在厂子里，到了周末，才回到荔都市。

关于她的传说很多，她自己也承认过去是一个时装模特，后来在东盛集团担任管理者。她的情感和婚姻状况很神秘，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传说的人，都有些语焉不详。

他们只是知道她来头很大，好像是省里面一个高级干部的女儿。要不然，这么年轻就能当上“东盛飞龙烟草公司”的董事长，是根本不可能的。东盛集团是最近一些年在省里突然变

得非常有名气的一个集团公司，常年做的是外贸生意。但是关于东盛集团，外界的传说很多，最多的，就是这个公司明面上做外贸的生意，暗地里又干着走私的生意，白道黑道两边通吃。眼看着东盛集团在荔都市这个沿海城市圈地盖房子，盖起来一座88层、300米的高楼，给荔都市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荔都市一片繁荣，那种情况和云海市最近一些年因为造假烟虚假繁荣一样。

不过，就是这么个娇媚的女人，给云海市卷烟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到一年的工夫，年底算帐的时候，贾婷已经叫这个厂子扭亏为赢了。他们生产出来的“挚爱”牌的女士香烟，在全国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这天，沈鸿儒急急忙忙地拿来了一盒“挚爱”牌的香烟，到了贾婷的办公室，半是惊奇半是愤怒。“董事长，你看，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他们，那些制造假烟的人，已经生产我们牌子的假烟了！”

贾婷接过来这盒“挚爱”牌香烟，拿在手上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跟我们的一样。这些家伙真厉害啊。”

“过去我们‘飞龙’名气、影响和口感也很好，可是造假者还看不上，根本就不愿意仿冒我们的卷烟，我们是被造假者仿冒的国外香烟品牌，给打垮了！现在，他们又在仿冒我们的香烟了。我们的香烟销售量在直线地下降，他妈的。”

贾婷沉思了一阵子。“老沈，你的观念还是要变一变的。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想和你交流。不过，我希望你通过内线，马上调查出来，在云海市，是谁在仿冒我们牌子的香烟，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工作。”

沈鸿儒说：“好，眼看着咱们的香烟销售越来越红火，真是高兴啊！”

到了晚上，沈鸿儒来到了仍旧亮着灯的贾婷的董事长办公室：“董事长，我调查出来了。”

“是谁在仿冒我们的卷烟？”

“是一个叫方兴国的人。方家的宗族势力，在我们云海市是最大的，这个方兴国兄弟两个，又是云海市公开的制假大户。他们还是专门管包运假烟的包运大户呢。听说，另外两个制假大户魏建国和叶水生，也在蠢蠢欲动呢。”

贾婷沉思了良久：“沈总，咱们共事快一年了，你觉得和我相处得怎么样？”

沈鸿儒说：“很好啊，咱们的共事很好，我很高兴。”

贾婷说：“我发现，和造假者进行较量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全给收编了。”

沈鸿儒觉得不太明白贾婷的意思。“你是说，我们怎么和他们合作？”

“把他们制造的假烟，全部收购上来，然后通过我们的渠道，再销售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去。这样，我们就不怕他们仿冒我们的香烟了。”

沈鸿儒有些吃惊：“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也成了造假烟的了么？”

贾婷笑了一下：“老沈啊，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收购他们制造的假烟，然后再销售到国外去，这是一种新的经营思路啊。”

沈鸿儒一时有些转不过来脑筋：“我还是有些反应不过来，这和那些制假者难道不一样吗？”

贾婷说：“不，老沈，只有用这个方法，我才能把云海市的制假分子们给统摄起来，你说，我们办厂办公司，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追求经济利润啊。”

“对，就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我们才要这么干。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了，不这样子干，就没有办法彻底地把那些制假者给打败。”

“可是你这样也不能打败他们，只能够助长他们的造假之风！”

贾婷有些不耐烦了：“老沈，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想不通也要想得通。我要你赶紧给我安排和那几个制假大户见面，我要亲自和方兴国、叶水生聊聊。”

沈鸿儒有些惶惑地出去了。

2 程大林

“你看你看，程局长，那边有个东西浮起来了，好像是一个人。”小林说。

他们现在在一片水库的水面上，乘坐一艘快艇在巡行。烟草局局长程大林沿着小林手指的方向，看见在后方左侧，刚才快艇过后，划开的水面波浪中，有一具尸体，从水下浮了起来。他面部朝下，像是一个假人那样晃晃悠悠的，随着水波在颤动。

他们赶紧又转了过去，靠近了那个东西，快艇突突地转着圈子，程大林仔细观察。确实，那个人形，像是一个在商场橱窗里展示的那种穿着衣服的塑料模特，身上还有绳索捆绑，肯定是被杀人凶手丢弃在这里的，他露出来的一截子手臂，已经被水泡得发白起泡了。

“真的是一个死人。”程大林说。由于距离的拉近，老程和小林都闻到了一阵尸体腐烂的恶臭随风飘了过来。

“肯定是已经高度腐烂了，要不，怎么这么臭？”小林很有经验地说。“程局长，咱们怎么办？”

程大林很沉着：“赶紧给市公安局打个电话，叫他们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处理不了这个。这个地方，手机信号怎么样？”

“还可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小林立即把快艇向岸边开